

京剧关公戏研究

张 凯 (安徽省徽京剧院 230000)

摘要: 京剧作为中国的国粹,发展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关公戏是京剧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随着关公戏的发展,在京剧中出现了“红生”。京剧扮演关公的红生需要具备花脸、老生和武生各个行当的基础,才能够使关公更为威风而给人以震慑之感。在演出的过程中,要将关公的形象塑造得逼真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具有较高难度的。本文针对京剧关公戏展开研究。

关键词: 京剧;关公戏;角色;表演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除了孔子之外,关羽是另一个在民间受到崇拜的人物。民间的关帝庙数不胜数,使得关羽的形象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当然,这个被供奉的关公已经有悖于真实的关羽形象了,而是被神化了的关羽形象。关羽形象从古到今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在明朝时期和清朝时期,关羽的形象已经受到了民间的崇拜,且神位也不断升高。进入到清朝时期,为了遏制关公崇拜的现象,关公戏曾被列入到禁止演出的名单。但是在民间,关公戏依然会上演,而且广受欢迎。京剧关公戏的来源为小说文本,其中还融入了民间的传说以及地方戏曲内容。该戏曲的内容经过了几代人的完善以及内容的丰富,使得关公的形象被确定下来。

一、关羽形象的演变

关羽原本是历史上一名武将,现在被神化为关公,其中的文化内涵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关羽形象的塑造将中国传统道德体现出来。关羽对所辅佐的君主是忠诚的,对朋友能够履行承诺,因此是讲义气的。即便是曹操对关羽有收买之心,但是当知道刘备的下落之后,毅然地回到了刘备的身边。其中也渗透着关羽的智慧。关羽的形象之所以在民间受到推崇,就是因为关羽身上集聚了中国传统道德,他的各种故事在民间传诵,也成为了民间效仿的典型形象。

其次,文学作品中关羽形象的完美化,对关羽的神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当关羽被写入到文学作品之后,为了提高文学作品的吸引力,就会迎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具有代表性的宗教以及民间群众的心理而塑造关于他的形象,使得关羽的形象越来越符合群众心目中神的形象。随着文学作品以艺术表演的形式被搬上舞台,关羽的艺术形象更为多样,并在人们心目中定型,加之各种民间传说的渲染,使得关羽的神化程度逐渐深化。

二、京剧关公戏中关公形象

(一) 京剧关公戏中关公形象的装扮

京剧关公戏中关公形象的装扮具有一定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关羽的脸谱、关羽的衣着和髯口的设计。

1. 关羽的脸谱

关羽的脸谱为红色。在中国京剧脸谱中,红色是“忠勇”的化身,关羽的脸谱为红色,是为了使其脸谱与性格相吻合。关羽脸谱的设定也正是关羽人格的外化。关羽形象在戏曲中的塑造也各有不同。有京剧表演艺术家是将红油彩涂抹在脸上之后进行揉脸,然后在脑门上勾两三道纹,脸的一侧点上七星痣,两道眉毛向上挑。在有的地方戏曲中,对关公脸谱的塑造,不再是揉脸,而是勾脸,将油彩的颜色加深,以呈现出关羽“面如重枣”的形象¹。七星痣变成了二星痣,一颗是在左眼角下,另一颗是在右眼

骨下。脑门上的两三道纹为弧形,鼻子的两侧各画一道纹,两边的鬓角处均匀出水葫芦。这使得关羽的形象给人以威严之感。

2. 关羽的衣着和髯口

关羽的衣着和髯口,也是不断地演变着。早期的关公戏中,关羽的髯口是“黑五绺儿”,两鬓边均带着“忠孝带”,盔头为打扎巾,还戴着小后兜。关羽的衣着打扮上,蟒和软靠都是绿色的,彩裤和斗篷都是红色的。所穿的“登云履”与关帝庙中关公的所穿的相同。后来,关羽的髯口改为戴“黑三”,以将本色的肉完全盖住,盔头为“夫子盔”。彩裤不再是单纯的红色,而是绣花的,靴子为“虎头靴”,为绿色。当关羽的扎巾改为夫子盔后,使得关羽的形象高大了,原来马尾制成的髯口改为头发。在关羽捋髯的时候,都有规范动作²。在京剧舞台上,关羽所穿的是绿色的袍子,虽然曹操赠送给关羽红袍,但是,他是将红袍在里面穿,外面依然是绿袍,说明关羽即便是在曹营,依然不忘旧主。关于关羽扮相,在不同的戏目中也会有所差别,主要是通过关于的形象起到渲染戏曲氛围的作用。比如,在《斩熊虎》中,关羽是武老生的形象;在《斩华雄》中,关于则是素褶子、素箭衣,以体现其屈居下僚的形象,头上为一个红缨,以表达其忠心。

(二) 京剧关公戏中关公的青龙偃月刀

早期的京剧关公戏中,关羽所使用的是银色刀杆、木制刀头的普通大刀,上面画着一条青龙,此即为青龙偃月刀。后来对大刀上面的青龙进行了修饰,使得青龙的立体感增强了,在龙头上还镶嵌了红珠,红珠是可以转动的,金色的刀杆,加之刀上的小铃铛,在大刀舞动起来的时候,小铃铛会发出响声,使关羽形象更显威风。关羽所使用的这种青龙偃月刀,可以与其服装相映衬,使得关公戏更为精致化。青龙偃月刀的样式就这样确定下来。

三、京剧关公戏中关羽角色的塑造

京剧关公戏中关羽角色的塑造与《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是基本一致的。由于《三国演义》的传播非常广泛,且以评书的形式传播,使得关羽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被树立起来³。

(一) 关羽的眼神

民间流传着这样那个的一句话:“关老爷睁眼就要杀人”。关公戏中,关羽的眼睛并不会大睁,也不会到处乱望,表面上看起来无神,事实上是不会轻易露出来。比如,关羽在《走麦城》中,关羽在帐中分派将领的时候,身体端正,没有一丝晃动,但是观众可以观察到关羽的眼睛是非常有神的,而且眼珠会随着所分派的将领在动。这就说明关羽在帐前是镇定自若的。由于关羽当时是被困在了麦城,这种镇定的表现是给将领以及士兵以信心。在关公戏中有这样一幕:当关羽听到赵累战死后,双眼骤然睁开,一个顿足,抬起脚来,踢向关平,关平一个“倒提”摔出去很远,在地上斜身跪坐。此时,舞台上很长时间都没有声音,关羽和关平父子两人都一句话也没有说。从“半眯凤眼”到“骤然一睁”,关羽的那种英雄末路的舞台形象就被刻画出来

(二) 关羽的亮相

关羽的亮相如果腰功掌握得好,其舞台形象就会很好看。无论腰怎么变化,都要做到随意性,威风自然就会显示出来。演员

(下转第193页)

盐人赶着牦牛，跋涉、找盐、采盐、驮盐，每一个细节都记录在了采盐人的话语中、唏嘘中，在柴火的燃烧声、牦牛的鼻息声、赶路脚步声、铁锹铲盐的沙声中，观众不但没有感觉懵懂，反而因为这最本色、最质朴的真实呈现而深刻地理解了作品，触动心灵的感染与震惊，使观众仿佛都能够闻到盐湖上吹来的风里咸涩的味道。

没有解说词，既因为同期声之外已无需解说，也是因为解说词无法言说。画面之外，人们的交谈和各种自然声音传递出了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传统力量，藏民们食宿、劳作、祈祷，千百年来的流传与继承，解说词如何能够说透彻？如同作品开头，长达6分多钟的那位藏族老妇人的吟唱一样，歌声记录的是神冥的指引抑或世俗的意念，非解说的声音元素记录真实的同时也诠释了纪录的精神与品格。

（二）声音的叙事作用

纪录片中，声音还是叙事的基本元素之一，和画面一样能够提供许多信息。纪录片的拍摄强调纪实，本身却又充满不确定和随机性，有时要在拍摄条件很差的环境中记录事件。此时，叙事内容往往就需要靠声音传达，脱离声音的画面，留下的只是影像的记号感，不具备了叙事能力。

《中华之剑》是我国拍摄的一部讲述有关毒品的纪录片，反映我国公安干警不计生死，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与中外贩毒分子作斗争。片中用到了大量的现场拍摄和真实事件中的主人公的现身说法，全部都是真人真事真镜头，其中有一些拍摄现场环境恶劣，剪辑时就依靠声音来叙事。

其中有一个潜伏捉毒贩的段落，讲述在大雨滂沱的夜晚，武警战士爬在森林中等待毒贩的出现。由于天气原因，现场拍摄到的画面一片漆黑，只是时不时有一下闪电。这时，声音的叙事作用就远远大于画面了：哗哗的雨声和雷声交代了等待抓捕现场恶劣的天气环境，武警战士压低声音对话的内容和语气，使观众感受到当时天气的冷，以及等待毒贩出现时战士们着急、不安的心理状况。

（三）声音的情感价值

和解说具有明确的理性含义相对应，其他声音元素往往较为感性，更多地是创造意境与想象，从潜意识的层面影响观众的情感，讲述无法用画面或字词表达的东西。

雅克·贝汉的《迁徙的鸟》，用独具欧洲气质的浪漫之声结合唯美的画面，把一部自然题材的作品，拍摄得溢满了人文关怀。画面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理性思考，音乐则传达出一种生命的感悟。作品中每一个绝美和谐的音符里，都流露着创作者的情感。作品开篇一首温暖而略带感伤的歌曲，与鸟群展翅的原始自然之音浑然一体，拉开了由各种声音元素组接构成的一场自然界

绝妙大合唱的序幕。其后，与鸟群飞越海洋荒漠、冰川山谷等壮丽景象镜头配合的，大多是壮阔、宏大的交响乐或福音合唱，表达对生命的敬畏和赞美，此外，还以北欧民歌清亮悠远的气质加深了候鸟们归来的优雅意象，以紧张的管弦乐合奏描绘了鸟类迷途于工业污染烟雾中的迷茫。

作品中用到的音乐既有优雅、舒缓的提琴，也有空灵的圣歌，还有波澜壮阔的交响乐、芭蕾舞轻快的节奏曲和壮阔的进行曲。丰富的自然音响有鸟类鸣叫的各种声音，雪崩、潮水、海啸等自然界的声响，甚至还有马奔跑的声响和鸟的鸣叫对位。解说之外，有如此多的声音元素可使用，在传达、延续情感的同时，丰富着纪录片艺术表现的形式。

（四）声音的暗示性表现

在纪录片创作中，容易被忽视的还有声音元素的暗示性表现作用。恰当地使用声音元素，不但能够暗示出人物的性格或情绪，甚至能够暗示出创作者的思想。

追寻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足迹的纪录片《寻找小津》，是德国著名导演文德斯在小津逝世二十年后的1983年来到日本所拍摄。作品既包含文德斯对小津的崇敬之情，更有他对小津电影里与当下现实中对比鲜明的日本社会面貌的思考：一个传统、安静，一个嘈杂纷扰。这种难以用解说词描述的创作意图，通过声音实现了很好的表达。例如，与东京现代生活的画面对应的，常常是诡秘的、不和谐的低音萨克斯音乐，这些音乐与小津电影里时常轻柔的、有秩序的协和音乐形成对比。《寻找小津》的开头是小津代表作《东京物语》里开场的镜头，火车发出的声响是那样的简单和富有节律，之后画面转到了现在时的东京的火车站和街景，此时的火车声却是怪诞、刺耳的，两种时空里自然音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后，无论是地铁检票员手中转动的剪刀声、街道杂铃声，还是弹珠店里弹珠滚动声、游戏室里嘈杂的环境声……都与小津电影里单纯而有序的声音格格不入。相反，采访与小津合作过的演员和摄影师的片段，其采访的环境声却相当安静，不时还发出鸟鸣的声音，当事者回忆过去的诉说把观众带入到了小津所向往的那个理想化的世界中。在这些对比中，文德斯通过对声音元素象征含义的运用，暗示出了自己要表达的思想——小津所崇尚的传统的、有秩序的日本家庭生活已经被无秩序的、空洞的现代生活所淹没。

参考文献：

- [1]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 [2]单万里，张宗伟.纪录电影分析[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 [3]侯洪.感受经典：中外纪录片文本赏析[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 [4]钟大年.纪录片创作论纲[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0.

（上接第170页）

在进行舞台表演的时候，虽然在用力，但是决不能令人感到僵硬，而要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在一举一动中将关羽的英雄形象呈现出来。在舞台亮相的时候，五个手指之间要放开一些，给人以庄重之感。关羽的步法为龙行虎步，静的时候给人以肃穆之感，动的时候为瞬间爆发，以将关羽这个人物的心理变化以外化的动作呈现出来，同时还将关羽的英雄气概塑造出来⁴。自“桃园三结义”之后，刘关张就开始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在人物性格上关羽的城府深沉与性格外露的张飞形成鲜明的对比。《古城会》中，关羽打听到刘备的消息之后，便偷偷离开曹营，那种归心似箭的心情会通过舞台动作展示出来。《走麦城》中，关羽走向了末路，那种悲凉之情需要通过舞台表演给观众以发挥想象的空间。

综上所述，京剧关公戏的表演，在中国几经变迁而使得关羽的形象被完美化。这种转化过程与中国传统道德息息相关，在京

剧的舞台形象塑造上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包括关羽的形象，关公的角色塑造，都是为了在舞台上将关羽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完美化的形象塑造出来，以提高京剧关公戏的艺术感染力。

注释：

- [1]（日）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M].中华书局，2010：210-215.
- [2]白杨.从《古城会》的两个细节说开去[J].中国京剧，2013（01）：70-72.
- [3]刘一达.艺术造化人生，脸谱绘出意境——为赵永岐《中国京剧脸谱》作序[J].中国京剧，2012（11）：77-79.
- [4]邓元昌.上世纪50年代——看“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的演出[J].中国京剧，2011（3）：54-55.